



置我于死地的爱情

我等待，

钢浔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长江出版传媒

我等待， 置我于死地的爱情

钢浔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等待,置我于死地的爱情 / 铜潄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3.9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820—8

I. 我… II. 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4859 号

责任编辑:康志刚 方莹

责任校对:陈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9.25

版次: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70 千字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那天下午，弦在我面前倒下了，随后一大片鲜血流淌而出，我望着血泊中那张似笑非笑的脸，猛然惊醒，怔得紧绷的脸顷刻扭曲起来，紧跟着一声声凄厉的尖叫从喉间迸出。拿着刀浑身是血的俊凡就站在旁边，我一眼都无法瞧他，我也几乎不能断定那尖叫声是自己的，仿佛肉身与灵魂已瞬间脱离，面前的一切都与我不关，我连观众都不忍担当。

弦是我的情人，他被我的丈夫尹俊凡，杀死了，就在我跟弦幽会的床边。半年后，尹俊凡因故意杀人罪，被判死刑。

这是一起残酷并恶劣的事件，是我一生的耻辱。曾有人诅咒我，因我的背叛而毁了两个男人，此恶行非得以一生禁欲的修行方能化解，否则，我将永生难以超脱。

我曾想到了死，并毫不犹豫地选择割腕自杀。

那天晚上，也就是弦死去的第七晚，我用俊凡平日用的剃须刀架里的刀片，割向了自己的左手腕。

那时我靠着椅背，右手拿着刀片，腕搁椅子的扶手上，左手轻轻垂放在一边，我怔了一阵子，突然一念起，举起右手，朝左手施伤。一阵尖锐火辣的疼痛，像夏日里一道猛电后的炸雷，一闪而过。接踵而来的，是由缓入重的潮涌般的持续疼痛，夹杂着撕扯的难受之感，并越来越凉，凉得全身发冷。我全部的注意力，都在那切肤之痛上。我未看伤口，而是瞪着眼，一直盯着阳台外那幽暗的夜空。我开始感觉心跳慢得不行，有种快窒息的感觉袭来，呼吸似乎也快跟不上了。不知为何，意识快要模糊时，竟有一种强烈的自怜情绪奔涌而来，无法阻挡一般。我感觉脸颊凉得不行，紧绷绷的，直到嘴角尝到了咸，我才明白自己在流泪。

我曾看一本书上写人在死亡时会经历的阶段，说最痛苦的阶段就是灵魂脱离肉体时。我十分怀疑这种说法，因为我确信人的灵魂就存在于人的大脑里，随肉体生，也会随肉体死，根本不存在脱离一说。但那一晚，我仿佛体验到了这种剥离之苦。我最后仅存的一丝意识在提醒自己，死神出现了，它是上帝派来的，负责替其召唤回灵魂的使者。我感到胸间有猛力在揉捏着我，撕心裂肺却无力呼喊，欲哭欲笑都不能。尽管我十分确定我



已闭眼，却发现自己正站在椅子对面，极清楚地在打量着身陷椅座的自己，有种惊讶感飘浮在空气中，着不了根。我也竟感觉不到痛了，肉体毫无痛感。

过了好久，当我回想那一刻时，我才明白，那一切都是错觉，只是存在于我大脑里的预设体系的演练罢了。

1

出事那天下午，我心血来潮换了件宝蓝色的长裙，颜色美极了，也极其引人注目。这是非正常的，因为每次与弦幽会时，我都十分注意要穿戴平常，不引人注目才好。而那天，我突然不想跟平日一样了，而是换了那件漂亮的长裙，我曾在明岛上与弦一起在海边漫步时穿过，那时他便赞美了我，说这裙子衬得我美若他梦中的仙子。

我换好长裙，打电话回公司说要去见客户，下午就不回去了，便开车去了那家我们常去的商务酒店，它位于渝中区一条较偏街道的巷口。停好车后，我兴奋异常，迫不及待想奔入房间。我和弦已经一个月未见了，我以为他在逃避我，不给我打电话，也不主动发短信，我有些难过，感到他要离开我了。

我从未想过我们会分手，虽然这五年以来我们曾分隔两地，也偶有断意突生之时，并的确时而较长时间都不相见，但最终，我们总会再次走到一起，似乎摆脱不掉那宿命般的情丝纠缠。无论于他于我，我们都未曾真正想过要分开，但也未曾真正想过要合法地在一起。

就在那天上午，我还在猜测他可能还是放不下家庭的责任，带着那颗愧疚之心回广州去了。没想到，我的思绪还未至纷乱时，他的电话就来了。

“很想你，我们见面吧。”

在他所有的蜜语中，我最听不得的，就是“很想你”这三个字，它甚至超过了我爱你。仅这三个字，我便可以不顾一切，不惜突围千山万水奔到他身边。爱着，与想念，在我的概念里，是如此不同的情话。爱，是静止的，想念，是动态的。爱，可以默默地不受支配，想念，却是一种渴望，

一种动力，它会影响人的意识，使之发出行为。每次听到他说出这三个字时，无论怎样，我都会千方百计去跟他见面。我完全可以从他说出这三个字时，听出他对我的需要，这种被情人需要的渴求会挠得人心生醉意，全无理性。

大概多日不见，加之我的离别猜疑不攻自破了，我的情致被撩得极高，才突生回去换裙装的念头，大有庆幸之意。

我几乎是疾步进了酒店的电梯，厢内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按捺不住的激动快要将我吞没了，我大口吐着气，欲笑欲哭的模样映在那发亮的电梯门上。出了电梯，靠着最后仅剩的一丝理智，我小心翼翼地朝四周张望，走道里十分安静，空无一人。确定环境正常安全后，我奔去了弦告诉我的房间。

他拉开门，冲我一笑，我闪身进入，随着门砰地一声关上，我们已经紧紧贴在了一起。

一切都很完美，一如往常，甚至比以往更加热烈，两次美妙的性爱已将我推至幸福的顶端。高潮退去后，我们赤裸的身体仍交织在一起，我闭着双目，无法言语，身体内那热浪翻涌后的余韵浸没着我，连脑子里也一片潮湿、浑浊，对周遭的一切唯用身体去感应，意识与理性，早被抛在了九霄云外。弦趴在我的身上亲吻着我的肌肤，似乎还在喃喃自语，但我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

后来门铃响了，我感到弦起身而去，他大概将门开了缝，问找谁？门却被重重地推开了，有人非常粗暴地冲了进来。然后，有一张脸出现在了眼前，一张熟悉万分的脸。裸身躺在床上的我猛然惊醒，跃然而起，又赶紧拉来床单护住身体。弦惊诧地站在俊凡的身后，下身裹着浴巾。

我听到了一句辱骂，那是针对我的，我浑身颤抖，无法有正常的回应，唯见俊凡脸青面黑，眼中喷着烈火，又咒骂了我几句。他突然转身，从裤袋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手一按，那东西变长了，明晃晃的，当我明白那是什么时，它已被俊凡深深捅进了弦的身体里。

刀被抽了出来，又再次插了进去，如此大概来回了几次，血飞溅了俊凡一身，弦用双手捂住伤口，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涌了出来，在他洁白的手背上形成条条红流，如红丝织的网，一刹那又全被后涌而出的鲜血冲刷模糊。弦怔怔地望了望俊凡，又向我望来。他的脸顷刻已是煞白，眼中充满

无助与绝望。他看着我，慢慢倒了下去。直至死时，他都未再说过一句话，只是一直看着我，惨白的脸上，一直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。他一定很痛苦，剧烈的疼痛使他的脸扭曲变形，已无法开口说话，在最后一刻，他的眼睛没再看我，而是盯着上方，呆滞空洞，脸已由白变青。

我的尖叫引来了隔壁房的客人，还有楼层服务员。一幕惨剧豁然映入他们的眼睑，引来更多的尖叫声。

我哭喊着，求来人叫救护车，似乎我已无能做这件事情了。慌了神的服务员第一反应是报警，并一溜烟不见了。隔壁的客人站在走道里打120，根本不敢迈入房间一步，全站于门外。几分钟后，酒店保安来了，他们也被房间里的情景吓住了。

我一直裹着床单跪在弦的身边，哭泣不停，洁白的床单被血浸透，鲜艳无比。一位大胆的保安上前，紧抓住俊凡的手腕，夺下他手里的刀，其实他那时已是呆滞，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念头。一直到警察赶到，俊凡都没有挪动半步，也未说一句话。

弦被抬走时，有人说，他已经死了。我跪坐在地上，发出凄厉的惨叫。

警察来后，把俊凡即刻带离现场，并要求我赶紧穿好衣服。我起身拖着长长的被血染红的床单，满屋子找我的裙子。一位女警帮我找到裙子递给我，她看我的眼神像是隔着一堵厚厚的玻璃墙，在打量着里面的异种。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惨淡丑陋，甚至有些恐怖，满脸泪痕，眼睛红肿不堪，手上沾染着血迹，并在无意间抹到了脸上，使得整张脸看起来凄惨无比。我拿着裙子跟内衣，缓缓步入卫生间，此时满屋子已是警察与保安，他们全都为我闪出一条道来，视我如瘟疫。我看到其中有两个人向我投来鄙夷的眼神，似乎他们已全然了解事件的真相，知道我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，因为我的恶劣行径，造就了这一场悲剧。大概这是人们对这一情景自然产生的联想，即便不问当事人，现场的一切已足以说明。

我进了卫生间，关上门。外面仍旧嘈杂喧闹，但在这扇门后面，我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，没有旁人的眼光，此时只有我自己。我望着镜中几乎面目全非的自己，床单从我身体上滑了下去，赤裸之身此时在我看来，如此丑陋。我穿好内衣跟长裙，开始机械地洗脸，突然间，脑中又闪现弦在血泊中的样子，而他在开门前还趴在我身体上的情景竟那般清晰可见，我不能相信，他已经死了，流尽了鲜血，惨死在我的面前。我的心，剧烈地疼痛起来，我不得不弯下腰，双手抱紧自己，强忍着不呻吟出声，只任凭

泪水不停流淌而下。有人来敲门了，大声问我穿好衣服没有？我没有回应，继续强忍着痛苦。另有人说，不会在里面出事了吧？于是敲门声更急更大了。我努力撑起身体，冲着门低吟着，可是无论如何努力，我发出的声音都无法让门外的人听到，最后，我只感眼前一阵眩黑，丧失了意识。

我在急诊室里醒来时，看见床边坐着两名警察，其中一名便是那位替我找到裙子的女警。她主动介绍自己姓蓝，她的搭档姓潘。她告诉我，我在卫生间里晕倒了，他们把我送到医院来，医生替我检查了身体，说无大碍，应该是受了剧烈刺激后产生的心理反应，休息平静下来就好了。

蓝警以冷漠及公式化的口吻跟我谈话。向我表明，我是一起故意杀人案的第一目击证人，要求我将我所看见的全部事实陈述一遍。

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，我的身心正经受着惨剧的痛苦折磨，还未抽离出那逼真的一幕，我的灵魂还停留在弦那张似笑非笑的脸上，我所有的生命力，似乎都已全然跟随弦死亡时，那从其肉体中剥离而出的灵魂一同消失了。我已无法正常面对任何人，任何情景。

“他被救活了吗？”我抱着可怜的幻想，无力地轻声发问。

“他在救护车上就死了。”

我的心又痛了起来，喉间发出颤抖的呻吟，泪水奔涌而出。

询问因我情绪的剧烈波动而被迫中断了。

母亲来医院接我回家，与她同行的还有舅舅，母亲根本没有勇气一个人前来。她已经得知我的情况，并对事件有了大致了解，全是警察告诉她的。她来医院见到我时，紧绷着脸，看我的眼神全无怜惜唯有幽怨。蓝警起身让她走到病床边，她略微冲蓝警低一下头，不与其对视，扭过头朝向我时也不看我，而是冷漠地对我说了句，回家去吧。

我早已停止哭泣，只是神情还相当呆滞，不想说话，也不想面对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母亲。蓝警的搭档潘警曾多次试图让我开口，我始终呆痴一般，闭口不言。潘警到后来对我已失去耐性，忍不住冲我发火，竟说道，既然能做得出，还怕说出来吗。他们大概已经知情了，中途蓝警接了电话，听口气是她的同事打来的，似乎在通知她尹俊凡正在做笔录，可能已吐露了实情。蓝警挂了手机后在潘警耳边低语了几句，潘警神情突变，才开始对我不耐烦起来。我冷冷地看他一眼，扭过头去，干脆不面对他们。也许

是同性间忽生的同情，蓝警意识到同事的态度对我产生的心理影响，立刻阻止他进一步的过激之言，并打着圆场，说明白我此时的心情，一时无法陈述事件原委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。她表示，如果现在无法说，他们可以等我心情平静一些后再来问我。

两位警察一直等到母亲与舅舅来后才离开。临走时跟我郑重表明，我是这起故意杀人案的目击证人，必须配合接受询问，提供证词，目前介于我受到刺激后一时无法接受询问，他们表示理解，可以准许我回家休息，他们会在明天直接去我家里跟我面谈，但在这之前，我不得离开本市。

他们的口吻几乎要表明，未经允许，我甚至不能离开我的家。

他们离开后，母亲在床边的椅子上跌坐下来，垂头叹气，差点儿流出眼泪来。不停哀叹，作孽呀，你看你造的孽呀。

有人向我们探头探脑，两位警察守着我时就够引人注目了，现在母亲又在此哀叹更引来旁观目光。舅舅感到不安，便连声催促我们快些离开。我勉强下了床，挪步时头晕目眩，差点又跌倒，舅舅赶紧扶住我。他怜惜地看着我，轻声说道：“你这是何苦，为什么干这样的傻事？俊凡更是个傻瓜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底是怎么了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，非要整得杀人不可。”

我回望着舅舅，眼泪又流了出来。

我没有回自己的家，我无法面对那里，因为里面有尹俊凡的气息，如今跟他有关的一切，我都承受不了。

舅舅把我们送回了母亲的家里，他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留下给我们做了晚饭，但是我什么也吃不下，只是躺在曾经属于我的那个房间里，一语不发。

那一晚，我服下了医生开给我的安眠药。他料定那晚我会失眠，说那是创伤应激障碍症的反应之一，我大概只能依靠药物才能入睡了。

母亲一直见我服下安眠药才离开房间，临走时，她再次无限幽怨地看了看我，并用一种深刻的口吻说道：“你们到底是中了什么魔？”

我侧过身，背对着她，我从未感到如此羞愧过，几乎不敢再看母亲一眼。

安眠药的效力施展得极其困难，哪怕对我这个从未服用过的人也如此。我的脑中仍一片亢奋，无论如何都难以平静。创伤应激障碍，这个词我第

一次听见，倒是极符合我此时的状态。创伤后产生的无法消除的精神障碍，如一堆烈火不停燃烧着我的大脑，热烈混乱。弦的脸清晰无比，衬着一摊鲜血，惨白与鲜红强烈地对比着，如一幅壁画牢牢刻画在我的脑皮层上，始终无法抹去。俊凡用刀多次捅向弦的身体时的情景，反复在我脑海中出现，每次都令我的呼吸变得更加短促。我的双手不得不紧紧拽住床单，压抑地哭泣。我的思维无论如何都进入不了其他的路径，无法去思考其他任何事情，任何人，我感觉自己像是掉入一个深渊，无底幽暗。

不知是如何才入睡了，但睡眠并不深沉，几乎被噩梦所控制。

2

第二天醒来时，天已大亮。母亲进来说，她已经进来好几回了，看我醒了没有，说我的手机一直在响。

我打开手机，发现有五个未接来电，全是公司打来的，其中三个，是我们销售部经理陶正豪的专机。

我回电过去，同事小张接的。他先是惊呼我在哪里，说经理正发脾气，问我怎么不去公司上班，也不接手机。我沙哑着声音告诉他我生病了，还在那里。他立刻故意压低声音，用一种讳莫如深的口吻说要告诉我一件惊天大事。什么事？我冷冷地应道。

“浩翔的那个股东简弦昨天被人杀了，真不敢相信，前几天我去他们公司谈设备维修方案时还跟他见过面的，今天一早就听说人死了，人世真是无常啊！菲姐，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吧？你没来公司可能还没有听说吧？”

我心间抽搐，半晌才回过神来。消息竟已经这么快就传开了，那是不是我当事人这件事也已经被别人知晓了。小张的口吻讳莫如深，难道他是故意在暗示我吗？要我知道全公司已经在传这件事了，我将面临空前的丑闻申讨？

“人世无常，各自珍重吧。”我冷语回应，挂了手机。

思索片刻后，我打去陶正豪的办公室，只响了一声，他便接了起来。

“是莫非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家里。”

“为什么不来公司上班？”

“生病了。”

“你知道简弦死了吗？”

“小张刚刚告诉我了。”

我强忍住悲伤，尽管每提一次弦的名字，都将令我难受悲痛，但我已经开始意识到，我不能再继续任由悲伤的情绪控制我了，否则我很难应对即将面临的现实。

“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“.....”

“他是被人杀死的。”

“.....”我努力在干涩的喉间完成一次次艰难的吞咽动作，尽管有些生疼。

“浩翔是我们公司代理的重要品牌，你还是他们的引荐人，代理初期也是你跟他们联系得最紧密。现在他们公司重要的股东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想他们在重庆投资建设的工厂也会停工吧，这很快就会影响我们明年的销售计划。几位老板正在开会讨论应对策略，中午要求我们销售部的骨干也参加进去。你赶快来公司，人再不舒服也还是坚持一下吧。”

陶正豪较少用这样恳切的口吻跟我说话，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感觉我在排斥，他会直接命令我。

我穿了极保守的裙衫，是我以前留在母亲这里的，已经有十年未穿过了。我特意选了这套裙衫是因为它包裹得够紧密，因为此时，我感到暴露出的每一寸肌肤都有些羞耻，我只想把全身严严实实地包起来。换衣时，我忽然想起警察向我投来的鄙夷的目光，我不由得意识到，我在旁人眼里所呈现的卑劣感，我是个已经印有耻辱记号的女人，而我自己，竟已自动进入这样的评判模式，自视羞耻可憎。我甚至认为自己不该再去公司，我无颜面对众人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同时认识我跟弦，他们会立刻以为，这是一起在业务来往中发生的男女丑闻，是烂俗透顶的事件。然而，真正的事实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，但以我目前的立场，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之说清，完全不能设想有任何人会理解我跟弦之间的故事。

我唯能真切感受到的，是在他们知道整个事件后所爆发的惊讶之情，紧接着便是对我的厌恶与鄙视。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定会视我如瘟疫，而那些平日与我不和的人定将趁机在众人面前出我恶言。我没办法不这样现实地考虑将至的恶境，这几乎就要成为现实了，如果他们此时还不知道那场惨剧的女主角是我，那他们也会很快知道的。

临要出门时，母亲才显露出了担忧，她问我为什么不直接请假，表示不放心我这样的状态去上班。我侧脸看着母亲，我终于看到真切的关怀与不安，我们终究是母女，女儿终究是要被母亲原谅的。一刹那，心涌愧疚与感激。

“有很重要的事要去办。”我丢下这句话，拉门而出。我不敢回头，害怕本已平息的眼泪，因此时的亲情关怀而再被撩动。

我不能再哭了，昨天几乎将我前半生的泪都流尽了。

步出单元门时，有邻居跟我打招呼，对我的突然出现流露出惊喜，我强颜礼貌应之。走出小区我才想起车还停在酒店的停车场，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回那里去了。于是我站在街边拦了辆出租车。

刚一上车，陶正豪的电话便来了。他叫我到了星光广场先别进公司，就在广场边等着他。我略感惊讶，问为什么？他叫我别管，只管照他的话去做。

说实话，我不太喜欢这位上司，尽管他业务能力超强，管理团队很有一套，但是我总感觉他品性不端，曾一度怀疑他对我不怀好意，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暗示我就犯，但我从未理睬过他。自通过我的关系引进浩翔之后，我在公司里的地位一直较为稳固，他才放弃了对我的暗示性纠缠。

我站在广场边，特意将脸朝向无人经过的地带。我想努力去思考些什么，比如陶正豪为什么让我在这里等，而不让我进公司？但我的思维集中不了，虽已不再重现惨剧，却已是空洞无比，创伤后的空虚感，开始来袭了。

有鸣笛声响起，我回头看见陶正豪的车正停在广场边，他放下车窗冲我招手，示意我上车。我没有犹豫，径直上了他的车，一关上车门他便离开了广场。一路无言，气氛隐讳。我暗自以为他可能是要去浩翔在重庆的分公司，老板们需要在第一时间去了解情况，自然派销售部的负责人打头阵比较好。我看上司脸色凝重，想象此事对公司的严重性，却觉得并不合

理。他们的反应过于激烈吧，难道弦的生死足以撼动公司的利益吗？

人说到底，其实都是卑微的，个人的生死只对世上那几个人有意义，其他的，不过是些可聚可散的欢宴而已，唯利益是永存的，只要利益尚存，怎会在乎一人的生死。浩翔少了弦仍旧会运转，只要大家的利益不变，合同照旧执行。何来这大动骨血的恐慌感？

我看一眼陶正豪，如此想着，并立刻惊觉自己竟开始现实地考虑问题了。

突然手机响了，是陌生号码，没想到是蓝警打来的。她告诉我他们正在母亲家里。我愣了愣，全然忘了我的临时身份，我是个正接受司法约束的人。但我脱口而出的，却是问她怎么找到我母亲家的？她在电话里用一种极威严的口吻说，只要他们想查的，没有查不到的，并告诉我已经知道我去公司上班了，叫我呆在公司等着，他们立刻过来。那意思他们连我公司的地址也是十分清楚的。我突然产生一种失掉隐私的感觉，我已经是透明体，司法机关可以将我的一切查得一清二楚，无论我到哪里，干什么，他们都能找到我。

无处可逃的无助感，第一次来袭。

但是我却并不害怕，也不感到焦虑，似乎如今冲我而来的一切残酷现实，都是一种宿命，是我必须承受的代价。

我冷冷地说好吧，然后挂了电话，并立刻关了手机。

我也奇怪自己为何不说实话，明知他们去了公司又会是扑空，却不加以说明。我都能想象如果他们再找不到我，将会对我如何，大概会义正辞严地通知我妨碍了司法调查，直接将我拷去公安局，强行做笔录。不知为何，一想到有这样的可能性，我一点不怕，竟有些亢奋，觉得那是我应该有的下场。由此，我隐约感到了自己的罪恶感正在逐步加深，潜意识里，我可能渴望着惩罚。

正开车的陶正豪看了我一眼，问我是谁打的电话？我脱口而出，警察。他竟没有感到惊讶，而是沉默着。

车在一条僻静的街道边停下，陶正豪叫我下车，我跟着他一路进了一家极不起眼的茶楼。他选了个靠边角的位置坐下，将自己那俗气的手包扔在一边，冲站在门口的小妹招了招手。他做主点了一壶绿茶，然后就用严肃的眼神一直看着我。我仿佛预感到了什么，自他叫我下车，进了这家僻静简陋的茶楼时，我便知道他并不是要去浩翔公司，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应

急会议在等着，他是另有打算。

“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呢？”他终于开口了。

我立刻明白了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不，是他们已经知道了。我强装的意志，一下子全散了架，我目光低垂，一言不发，脑中一片空白。

他开始翻手包，找到烟盒，取一根叼在嘴里，又继续翻手包，大概是在找打火机，有些心烦意乱的样子，一扫严肃与沉默，边翻边嘟囔着什么。好几声后我才听清，他在重复说一句话：“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

点燃烟后，他深深吸了一口，吐出一缕缕白烟，眼睛瞪着上方，像是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一般。

“我万万没想到，你居然跟他……有一腿，还闹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动静。”他手持燃着白烟的烟，瞪着上方的眼睛又圆又鼓，用惊叹的口吻说道。

“我早该看出来的，怪不得好几次我跟他谈事情时，他总是刻意回避跟你接触，我还纳闷，你不是他们的引荐人吗？怎么突然变生疏了？你也是，居然甘愿将浩翔的业务交出来，去接其他品牌。你们这是暗度陈仓呀。我真傻，这其实是欲盖弥彰的事情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”

他的神情像是在分析一部推理剧，一副豁然醒悟，深感错失良机的表情。我不理睬他，对他的任何一种评论与表情，我都不打算回应。我设想的落井下石的人里，应该要算上他一个的。

“要是我早看出来，我一定要劝你的，这就是一件极愚蠢的事情，害人害己呀。你看看，悲剧不是发生了吗？他被你老公杀了，两个男人里，一个已经死了，另一个，生死未卜呀？这是故意杀人罪呀？这可是要判死刑的。”

他用手指狠狠敲着桌面，十分痛心疾首的样子。

“据说他死得可惨了，你老公也够狠，听说捅了他好几刀吧。真看得出来，你老公平时看起来挺斯文的样子，怎么能下这样的手呀。也能想象，他一定是气得……”

“够了。”我大声打断他，有些粗暴，并抬起头来，愤恨地看着他。“你叫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你觉得可以批判我了吗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有些无辜的样子。

“我没想批判你，虽然你的确干了傻事，可我是同情你的呀。”

“你怎么可能同情我呢？”我冷笑了一下。



“怎么不可能，我就是同情你的。男女出轨那点事儿算什么，现在满大街你随便拉个已婚的人来问他出过轨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敢打包票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干过这事儿，你信不信？”

他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对他此时一副事不关己，倒就势发表谬论的态度很是反感。

“莫菲，我跟你说。”他凑近我，故作神秘的样子。“我真是同情你的，很快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同情你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冷冷地问道。

“这事儿闹大了。本来我们还没这么快知道的，正好那事儿，就是南区那工程出了问题嘛，你是知道的，那工程用的浩翔的货，问题出了好些天了，我们一直在跟他们谈，那工程这回是我们自己安装的，但出状况了，我们应付不了，也承担不了那么大的损失，所以一直想让浩翔跟我们一块儿来解决问题，也让他们牺牲一点利益，好弥补一下我们的损失，但一直没谈拢嘛。正巧，出了你跟简弦这码子事。上午肖总打电话去他们公司，本想找简弦再磋商那事儿的，没想到是浩翔最大的股东接的电话。听说为了简弦的事儿，他昨晚连夜从广州飞来重庆的，大概是要处理一些后事吧。浩翔的大股东去调查这案子的警察那里了解了全部情况，他知道了，听说你老公昨晚全认了，什么都说了。这下就全清楚了，那大股东对你非常不满，在电话里跟肖总发了大脾气，说是我们公司的女职员勾引了他的同事，才闹出这样的悲剧，害他失去最得力的合伙人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”

我背间发冷，心冷意灰。陶正豪又点了一根烟，变了脸，这回极深沉，冷漠了。

“肖总怎么说？”我轻声问道。

他吐了一阵烟圈后，才又慢慢开口。

“听说那大股东是个十分重视名誉与气节的人，当然也很讲义气了。他跟简弦不但是合伙人，还是亲戚，这你应该知道的，他就是简弦的大舅子。你老公杀了简弦，他又认定是你勾引的简弦，简弦可是他妹夫，你想想，他该有多恨你。他说了，如果我们公司不办你，那一起承担损失的事儿就免谈，连以后的合同他也可以不签了，他不在乎我们这一家代理商，说浩翔的产品是过硬的，想跟他们签代理的公司多的是。你可以想象了吧，我们公司现在有多被动。”

说最后一句时，他刻意流露出一种为难的语气。这是变相推脱责任，

我明白。

“那么，公司是不是已经决定了？”我仰了一下头。

“决定什么？”

“决定开除我了。”

“没有呀，公司怎么会开除你呢？”他故作惊讶的样子。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公司不会开除你的，但如果你自己深感愧疚，因为个人做了错事，给公司造成极不好的影响，你可以提出辞职，公司方面也是会接受的，并表示理解。这样一来，公司还可以跟浩翔方说，因为你自己感到了罪责，已经从公司离职了，看来你还是有悔过之心的，所以请那位大股东就不要再追究你了，放你一条生路，不至于让你在这个行业里混不下去。还有，现在公司除了几位老板，就只有我知道了。所以，你自己离开，我们可以对全公司宣布，你是因为另觅了高就才离开的，不是公司开除的你，这样也算是保住了你的颜面，对不对？”

对面那个表情丰富，总算回归冷漠一面的男人，终于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，每一句都敲击着我的心，沉重、痛快。

这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接通后，唔了几声，脸又变惊了。挂断后，他由惊变怨地看着我。

“麻烦来了，警察跑去公司找你了，没见到你就直接找了肖总，说是今天必须要见到你。”

我将脸移向一边，冷冷地看了一会儿破窗外的景象，气氛有些沉重。

“你跟肖总说吧，我正式提出辞职，明天就去公司办手续。”

“好吧，这样最好了。希望你也理解公司的难处，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，实在没办法呀。我们……”

我极度厌恶他此时的惺惺作态，立刻打断他。

“不必说这些无意义的话了，反正我都是要走的人了。”

他沉默一会儿说道：“你也不用来公司了，明天我让小张收拾一下你在办公室的个人用品，让他送你家去。这个月的工资与奖金，财务部会照算给你的。肖总也说了，哪怕你是自动离职，但也按每一年发一个月的工资给你补偿的。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嘛。公司也算是对你做得够仁义了吧。”

我心里暗自冷笑着，原来你们早就计划好了，还假惺惺地说什么仁义。我起身来，迈步朝门外走去。



“你还要不要去公司呀？警察可在那儿等着你的，现在肖总正应付着他们，你不能总让肖总来帮你解围吧。”他在身后急急地说道。

我停下，回过头怒视着他。

“我自己的麻烦知道怎么解决，不会让公司沾任何边儿的。”

我回过头，快步出了茶楼大门，来到大街上，大步朝街口走去，边走边大口吐着气。我感到心中凄凉，刚才一直压抑的情绪搅得我胸闷气短，如果再不到外面来呼吸空气，真怕会再次晕倒。

我边走边打开手机，拨了蓝警的号码。

“你们分局在哪里？我现在直接去你们单位。”

3

我被安顿在一间空办公室里等着，有人给我倒了一杯水，叫我坐着别动。蓝警与潘警进来时都面露不满，潘警几乎是怒视着我。

“你怎么搞的，叫你在家里等着我们，结果又跑出去，明明不在公司还骗我们，害我们白跑一趟，你是怎么回事呀。”

潘警怒气冲冲的样子，蓝警对他做了个手势，示意他平静下来。

“我直接来你们这里不是更好吗。”我镇定地说道。

我对他们此时的反应早有心理准备，一心只想努力配合他们的工作，赶快让自己脱身。

蓝警看了我一眼，在我对面坐下，严肃地看着我说道：“莫非，你是有义务向我们陈述事实的。可能你不懂法，但你也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，所以公民有向司法机关提供查案的线索跟证据这个概念，我想你应该还是有的吧。我们不会对你采取强制措施，但还是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查案。”

“我愿意配合的，所以我干脆直接来你们公安局了。”

“你是害怕我们去你单位问话吧。”潘警不屑地说道。

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，但并不计较。

“那已经不是我的单位了，我已经不是那里的员工了，所以在那里接受你们的问话，显然很不合适。”